

开封：悬河之下的城市

任崇喜

开封，悬河之下的城市。

一条河，对一个城市魂牵梦绕，成了凝结在心口的蚌珠，是痛苦的结晶，也是精华的见证，穿越千年，无法回避。

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和一条河那么紧密地相连，从来没有哪一条河既描述了一个城市的繁华似锦，又使这里的数座古城被淹没，留下了多处地下古城，层层叠叠，如同孩子玩耍的积木，隔着厚厚的土层，成为古往今来的奇观。地上，则因一条河泥沙的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据统计，这条河每年有3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内，使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这个城市河段已逐步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成为这条河发脾气时最容易选择“豆腐腰”。地下的城和“悬河”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他们矛盾而和谐地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

当年，为了避一个皇帝的讳，开封便有了现在这个充满矛盾意味的名字，也使这个城

市充满了矛盾意味。

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让我们为之歌唱而又为之痛心的河流，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条“泥河”，使开封深受其害。民间有种说法：“黄河斗水，泥沙居其七”。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开封这样的苦难。因水而兴，因水而衰，从国都到省会，从郡城到乡村般城市，从中心到边缘，期间的盛世荣辱，期间的绝代风华，期间的酸甜苦辣，期间的失落尴尬，又岂是水所能够冲刷得走的？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这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清代的史书中就有如下记载：开封“城在釜底，仰视黄河……”如今，漫步在开封市以北约10公里处著名的柳园口黄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黄河之水已高出地面三五米。开封黄河河务局曾经实地测量，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宋金皇宫遗址处的龙亭公园地面高11.49米。

住在悬河的下面，就如住在一座不知何

时爆发的火山边上。悬河，它摧毁了一代人的家园，也凝固了一代人的历史；它予人造物的恐惧，也予人造化的神奇。

与河流有关的城市

关键词：水

城市是有个性的，也有性别。

开封的性别是男，个性是水。因包公湖、龙亭湖、铁塔湖的存在并占去约 11% 的城区，开封有了“北方水城”的美誉。

开封历史上曾经是一座多水的秀丽都城，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伯俞河、大黄河……俱往矣，开封曾经的繁华由于黄河的绵绵水患而深埋地下，包括《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作为水运枢纽的大宋东京城的京都气派。由于黄河数次改道，自宋以后大运河不再经过开封，开封城逐渐没落，河流或缩小、改道，或失去与干流的连接，渐渐消失在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区之中。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封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大运河水城的遗迹，那就是散落在护城河附近以及城墙内外的大小湖泊。

位于远郊的湖泊由于较少遭到人为破坏，面积较大，开封人称作“池”，解放后加以利用，如今现存黑池、柳池，是开封城的饮用水之源，经常有垂钓爱好者不辞辛苦在此学姜太公。位于城内和近郊的湖泊，大的称作“坑”。最著名的就是龙亭坑，就是现在的龙亭湖。龙亭湖一大一小，一清一浊，爱憎分明的开封人就此给两湖取了潘家湖、杨家湖，以纪念当年叱咤风云的杨家将，抚慰因奸臣所害的冤屈亡灵。水本无罪，一汪水使潘姓承担千年的罪名。

与潘家湖、杨家湖同样著名的，是位于大南门内的湖群，叫做包府坑。据说，包府坑的得名是由于当年包拯坐镇的开封府位居于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些湖群大大小小

相互连接，湖水清澈，是游泳的好去处。城墙内外的大小水洼里生长着大鲤鱼、荷花和芦苇，水面的坑边总是散落地摆着石板，是附近居民洗衣的地方，虽然那时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但也不改洗衣的婆婆和妈妈们家长里短，笑声飘扬，儿童们穿梭嬉戏，千百年不变的生活景象从《清明上河图》那幅画里一直延续至今。

每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湖的“翻坑”了，一个夏天总有那么三两次。“翻坑”应该是水质恶化的结果，满坑里翻腾着大大小小的鱼儿，成群的、不知名的小鱼小虾，而最多的还是黄河鲤鱼。那是沿岸居民的节日，纷纷下水，用手抓、用盆舀，就能抓到不少的鱼。没有其他的渔具，他们用脸盆、桶、竹竿、棒槌。在那买肉都要凭票的年月，抓鱼的机会多么令人振奋。大人抓鱼，幼童不准下水，就在岸上一边数桶里的鱼，一边将河滩的沙子仔细地垒起，留出小口让河水灌进，不一会儿，围起的沙堡里就游满了无数的细小鱼虾苗儿，孩子们用罐头瓶装起，回家养玩。

关于这座城市水的记忆，作为当年古城“天元成”墨庄的后人，年逾花甲的作家墨桅先生曾经给我生动地讲述过：从记事起，除去著名的惠济河，仍有大小湖泊、池塘点缀着十里城郭。荷香月夜，在童年睡觉的阁楼上，能听得到河水在城市肌肤上汨汨流淌的清响。许多青砖灰瓦的庭院都有祖辈留下的郁葱树木和深井。那井泉的动脉是与河湖连着的。冬暖夏凉的水越过井壁布满青苔的砖缝时，女人会挽起裤腿跳入水中洗刷衣物器皿，生满三春柳的岸上会时常蹦溅上一排长的鲫鱼……婴儿在雨晴时节的哭声嘹亮而醉人，年轻而幸福的妈妈月白色布衫撩了起来，裸着半月雪白的乳房，庄严地哺育着城市的后裔，使古城阡陌弥漫着生命乳汁的芬芳。他给我说这些时，是在看了央视的一个节目后。节目说淮河下游沿岸农民的癌症发病率上升，

就是由于发源于古城的惠济河这样河流的污染。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诉过我，惠济河的零公里处竟然是一号排污口。这样的事实的确有些滑稽剧的成分，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主角是谁。

在我的记忆里，一条河在城里穿流，沿河而走，你不会看到现在城里每一片水面上漂着丰富的杂物，那些塑料袋、空酒瓶、破衣鞋、烂菜叶所映出的，都是些无奈的、麻木的表情。沿河而走，能听得见水激桥墩的哗哗声。旁边是灰砖青瓦的住房，小院里都种着居民喜爱的花草，没有防盗门窗，因为好像家家都有闲居的老人，幽静地收拾着屋里和院里的角角落落。我的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当年的我差点在一条河溺水而亡。在水里扑腾的情景记忆犹新，不只是挨打的感觉。是它，勾起了我早已忘记了的儿时感觉——那水一样清、水一样静的感觉。回想起来，依稀能够感觉到从城市根底深处生长的水的气息，像一段沉睡的历史，偶尔被周遭的喧嚣惊醒，复又闭合双目，营造属于自己的梦境。近了又远去，飘摇荡漾，总是激起世人无数的猜测。

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的后半期，开封大规模填湖泊造地盖楼，有些河流已经成为城市道路的一部分——被填掉了，当年清澈得辨出鱼虾鳍须的惠济河水，上世纪 70 年代末因污染日甚、发黑异臭而被迫采取管封方式埋葬，成了市内最大的排污沟，以往的河面如今成了内环路路面，当年柳永笔下“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景已无处可寻了。

如今前来开封寻访北宋历史的人们，已经看不到当时的河流、还有州桥的样子。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步提高，开封现存不多的水域都是到了治理和恢复，水面多了分清怡，包括清明上河水系工程，但当年的景象再难寻觅了。有些东西，不是复制和重现就能够重现植入人们的记忆的。

“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

曾经的繁华和荣辱，如同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菊花一样，保持着历经风霜的从容。菊花是开封的市花。

我相信一种说法：几潭不能流淌的积水，成全了当今开封的性格；几条曾经奔腾的河流，成就了傲视天下的东京梦华。

在好多外地人印象里，开封以懒散出名，理由就是满街的娱乐场所、商场、饭馆不管周末非周末，节假日还是平常天，都是人满为患，给人一种感觉，开封人除了会花钱，什么都不会了。

相比其他城市，这个城市的宽容会感动很多外来人口。有人说得好：你在北京呆上十年，你依然是外地人，但你在开封只需呆上一个月，你便可以成为开封人了。开封的宽容，会使你很快融入。像今天的国际大都会一样，当年商业贸易极度繁荣、人气一路攀升的开封，吸引了全世界眼光的关注。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开封输送。同时，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京都生活。“犹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难同化的，他们能够停留下来，并且长期地住下来，可以想见，北宋开封的吸引，是多么大的世界文化之谜。”作为土生土长的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民生如是说。

这样的宽容是不是水的性格？

“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6座开封城像塔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现在的 2000 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

这样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是水的性格？

开封，就是这样充满矛盾意味的城市，我称其为奇怪的城市。

巷子尽头就是家

关键词：住

作为“城市”的开封并不豪华，我喜欢这样的朴素。

“三山不显，五门不照。”老开封人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开封是平原地带的城市，山只是历史上的，当然是不在的。“三山”中有一个叫高山，比高山还高的山是什么山，随便你去想。“五门不照”说的是开封的城门不在一条直线上，历史上的开封城据说是卧牛的形状，应该属于内敛而自卫的那种。

这是一座老城，老城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厚厚的文化，厚厚的历史。住得久了，你在慢慢体会中竟然发现不仅这座城市是老的，就连这城中的很多人都有些古老的气息，安静、闲逸或者怀旧，让人不知是城市的古老影响了城中人，还是城中人的气息浸染了这座古城。

什么地方最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是就是城市的街巷。

穿多少条巷子才能到家？这是捡来的句子，捡谁的，不记得了。我相信很多开封人说起小巷，会触动心弦，唤醒深处瞌睡的靈魂。

巷子，开封人喜欢叫胡同，是那种拖着长长尾音的叫法，有些骄傲与自然的味道。开封有多少巷子？素有“七十二胡同”之说，实际情况因经常变化，数目并不稳定。如同直爽的北方人的性格，开封城内的街道基本是东西和南北走向的，构成棋盘形状的城市格局。它们大部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以明清之际形成并命名的街道居多，有民国以来更换了名称的，也有宋代街道的踪迹。

惟有城古，才多小巷，那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巷构成了小城的神经。巷子老，自然演绎着不少故事和传说。有人说，走在开封的

街巷，每走一步便踏在一个故事之上，这并不算过分。一条小巷曾经走出两位皇帝，你信不信？双龙巷即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潜龙之地。这条老巷长约 560 米、宽约 9 米，据说已经有 1000 多年历史。当初，这条巷子叫“鸡儿巷”，后称作“寿昌坊”。人们在巷中立了两座龙头石雕。如今，在双龙巷西口北侧一幢民居的墙壁前，依然可以触摸到其中一座被“镶”在墙中的龙头石雕。记得孟夫子与梁惠王的故事吗？那位风尘仆仆的长者，怀着一腔挚热，想用思想燧石迸出火花的侃侃游说，说服梁惠王采纳“仁政”之说的故事，已淡远成一抹美丽的传说，只有东西游梁祠的街名还在，隐约着历史的背景，隐隐传达出一种淳朴的大智慧。徐府街，自然与达官贵人有关，它的前身是明代开国重臣徐达的府第。清乾隆年间，山西、陕西、甘肃的富商大贾在徐府的遗址上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会馆作为旅汴同乡的聚会场所，定名为“山陕甘会馆”。山陕甘会馆面积虽然不大，但建筑布局严谨，建造考究，装饰华丽；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三雕艺术堪称“三绝”，玲珑剔透，栩栩如生。这里该是“巷不在深，有宝则灵”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该是胭脂河了，很浓郁的女性气息，美艳得令人遐想无限。有人考证，这里曾经是柳花烟巷之处，但我宁愿相信另一种说法。这里原是皇宫外一条河，宫女们每日梳妆后倾水于此，满河溢彩流光，遂称之为胭脂河了。如今，这里充溢着浓郁的商业气息，熙熙攘攘之处，皆是购菜蔬者。

还有诸多说得上来说不上来名字的巷子，均值得可圈可点。故事是相同的，人却一辈辈传下来，故事随人而走，演绎了不少话题以外的故事，构成了小城的文化底蕴。谁能说这街巷不是这方土地流行过的宋词长长短短的遗韵呢？当然，许多巷子的故事确实是虚构的，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对巷子记忆的美含糊而不可捉摸，在实与虚之间变幻交织，

多了一分神秘。巷子走过多少人，巷子里的故事，你没必要也无法探究。

习惯了在小城街巷里随意地走。小巷承载了古城的历史，也浓缩了古城的百态俗世。不是喜欢那些粉墙蠡窗的明清时建筑和被雨水洗刷琢磨得光滑的窄窄巷道，或者奢求打着一把碎花雨伞的丁香姑娘，一路风摆杨柳，嗅到那缕缕飘散的古典芬芳。在这个古典如同一件阳光的破衣裳的年代，穿行幽巷，看雕花小窗，永远也不能有艳遇或者浪漫的内容和故事，那是无法回想的“第一场雪”。我知道，那一条条巷子里都曾演绎过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版本，每个版本都异常精彩，只是如今我已无法完整解读。

开封充满了自己的特点，不像有的城市那样霸气和虚无缥缈，也不如有的城市那般凝重与沉闷，惟一的特点就是随便。小城因为小巷而显得破旧，抑或是历史的原色。随遇而安在小巷人身上得到了确证，在一方自由呼吸的空间里，不去想十几公里外高悬于头顶上的黄河，优哉游哉地滋润着自己的生活。

这是一个应该慢慢品味的地方。开封人身上遗留了很多老城的遗风，很懂得享受生活，家家养鱼养花，喜欢摆开花鸟鱼虫，城中仍有斗鸡斗蛐蛐的习俗，喜欢写字画画，再穷的人家墙上都会挂着字画。据说，开封市仅中国书协会员就有100多位，比一些省市的总和还多。设计香港、澳门区旗、区徽的肖红是开封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的设计者张武是开封人，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张大庆发现新彗星……“大隐隐于市”，不知道是不是开封人体会得更深？说不定，在某个清晨，和你一起在寺门一个桌子上滋溜滋溜地喝汤的那位还有什么绝活呢？在开封城里，你不会感觉到大都市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脚步都会不自觉地放慢一拍。

在这个城市里随意步行是件惬意的事，

那时候，由心而生的感觉会像章鱼的触角一样，无所顾忌地捕捉在身边流过的感受。普通的居民区，经常听到嘻嘻哈哈的麻将声，满耳都是居民的嬉笑吆喝声。有闲暇时间呢，在院子中，摆开了一张张桌子，围起了一个居民，愉快地搓着麻将，工作的紧张，生活的烦恼，在这露天的院子中，已没了踪迹。穿过曲折的小巷，看着那一个个趣味盎然的街名，路边会不时有晨练的人经过，那份悠然的心情便会轻轻浮上来。更绝的是，你还可以看见有人拿着毛笔蘸水在路面上挥毫大书，而那些在外面练字的，从七岁孩童，到须髯老人，都有一手不错的书法，颇有以文会友的遗风。

小巷里不一而足是一整片古朴的建筑群，达官显贵府第有之，民间宅院人家次之，但一色的灰墙，一律的小瓦，瓦上多的是一丛丛显示岁月的衰草，一茬又一茬的青黄变迁。在某个古老的庭院，或许长满了荒草，青砖上凝结了厚重的青苔，某个花甲的妇人，会驼着直不起的背，静静地给这院子打扫着偶然飘落下来的灰尘，和着落叶，时光，就那么缓缓而逝。连阳光，似乎都温柔起来，因了这里四处弥漫的浪漫。

听人说，开封城里没有死胡同。曾经在一个傻傻的日子里出发了。在曲径通幽的方阵里穿行，左弯右拐，没有迷路，在心间积存了一大堆琢磨不透的名字，一种挥却不去的青色情结，是那种在故纸堆里穿行后的淋漓与凝结。巷子的拐弯处，特别能让人体会到“开”与“合”。巷子如棋盘，日月便是这棋盘投下的时间黑白子。不少巷子有麻石或青石叠就的台阶，磨损的台阶上有被摸得光滑的花纹；有些漫漶的院墙内，时常有树的枝条探头探脑地丰富着天空的层次；青砖砌就的门洞，因风雨濡染而成的特殊颜色让人感觉到岁月的痕迹。如果你留意，会发觉巷子里浓厚的市井气息，那悠长或短促的吆喝声，五香

花生仁焦麻叶高粱窝窝红辣椒……磨剪子戥菜刀……这些萦绕在小巷上空的声音从早晨一直飘到黄昏。有时候，你会听到声音幽幽地传来，却并不见人影，转过巷口，那声音还粘粘地传来，余音在耳呢！

于我而言，巷子是一条秘密漫长的回忆隧道，是我关于一个城市逝去岁月的散漫想象的诱因。当所有的人事湮灭，时间在凝固，这个城市的历史就在那一刻写成。沐浴了前朝风雨的巷子尽管默然无语，然而它们的气质能告诉我它们的阅历、它们的缄默、它们的承受。那些岁月留下一片辉煌的残迹悲怆远去，无法抗拒的足具震慑力的想象，让人无法不景仰。

时常怀着一种几乎有点仰慕的心情来观察眼前的这座城市：这是某名人的故居；那里又是某个名句的出处；走过那斑驳的青石板路，心里念叨着当年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却没有一点“断肠人”的寂寥，反倒还有点窃喜，因为与心中那些很敬仰的诗人是那样的接近，更因为身临其境在那些名诗句描绘的情境中。

一座真正的“城市”并不是有了行政上足够的级别以及房屋、机构的完备就可以当之无愧的，它得有那种气息和感觉，用个通俗的说法就叫“人文底蕴”。“人文底蕴”也并不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美丽传说就已足够，它要的同样有现在进行时。巷子一条条在退化，逐渐在失去它醇醇的古韵，甚至一条条在湮灭、在消失，但是历史是丝毫不能被遗忘的，文化也不能浅一分。这座城市的人们不缺少历史的厚重，不缺少智慧和未来的憧憬，缺乏的是描绘现代童话的行动。在一杯茶、一分怀想的历史暮色中打坐，我只能感到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在逝去，再广的聚焦也承载不了对历史的那种眷恋。

我想起了一句俗语：“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不是酒徒，巷子里面有没有醉人的好酒与

我无关。但如我一样，许多古城人喜欢巷子，深深如许的巷子。我想说的是一种家的情结，它比巷子更深，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浓淡淡的怀旧气息。

夜市是个好去处

关键词：食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而开封，是那种你在纷繁世事中有点累时，来这里体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心灵家园。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或市井小肆，或潘杨湖畔，细细品味那“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唐宋诗词，那份心灵的归属与认同会让你对这里生出无限情意。

民以食为天。在你发古人幽思之后，当然想到的是吃。填饱肚子任何时候都是硬道理。

中国一向以“吃文化”著称，开封不缺的，就是这吃。据说，中国有两个地方吃小吃最出名，开封即是其中之一。想当初，开封作为大宋首都的时代，四海之珍奇，寰宇之异味皆集于此，《东京梦华录》记载下来的佳肴美味就有 280 多种，包括宫廷菜、官府菜、酒宴菜、寺庵菜、市井菜等等。开封是一座古城，曾作了七代的王者之都，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在时间的纵深中，精研小吃的做法，并以此获取独家秘方，在这方面，凡是古老的城市皆有得天独厚之处。

开封是个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毁大兴的城市。走向巅峰时，吃饱肚子撑出来的，是饮食文化；坠入低谷时，吃不饱肚子就打肿脸充胖子，这充出来的，也是饮食文化。撑出来的，成就了八大菜系，尽管以开封菜为主体的豫菜不在其中，但开封是八大菜系的摇篮，就像河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样；饿出来的，成就的是开封小吃，鼓楼夜市就是荟萃之地。

在失落中，遗老遗少们不满足于嘴上抹油谎称吃过大鱼大肉自欺欺人，他们以蓬勃的创造力填补虚荣、弥补寡淡：将昔日名菜的下脚料精做，便有了羊双肠、肚肺汤……将粗粮细做，便有了红薯泥、假元鱼、白扒豆腐……将土产巧做，便有了灌汤小笼包子、鲤鱼焙面、琥珀冬瓜……

开封菜中有一味“高汤”，名曰“臣心如水”，这场看上去与白开水无异，但却是一味极其鲜美的鱼汤。李淮先生当年曾讲过他创作《大河奔流》时的情景，他说：“开封菜天下一流，是因为清代的河工。河工任上，任何官员们都是醉生梦死，如果上天保佑，一年无事，也不能保证以后，因为后任出事，你也同样跑不了的，就这样，让他们搅出来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原开封菜系！”

连吃也有这样的渊源，的确让开封底气十足。

开封人爱吃，一些人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寻找城中的美食。寺门回民区的烧鸡、酱牛羊肉、五香羊蹄、油炸花生米、面馕，还有五香炒花生，又香又脆，甚至有一种被炒成黑皮的花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倍香。寺门还有一种双麻火烧，比月饼稍大一点，金黄金黄的两面都粘满了芝麻，分甜咸两种。里边像千层饼似的，一层一层，酥香酥香的。还有枣锅盔，跟平时喝羊肉汤的锅盔差不多，只是中间夹有枣，甜的，很好吃。说到美食，绘声绘色的样子让听者都忍不住口舌生津，恨不能马上同往。新的店面开出来，或者哪怕是旧店开发了新的口味，闻风而动的这群人就会循迹而至，大快朵颐之后，又开始四处环顾，习惯了美食的味蕾总希望不时有新的味道填充。但谁会想到，就是这些人，在那些简陋而偏僻但据说是传统菜的小店坐了下来，吃的是老开封人家最最普通的家常菜呵，津津有味地吃着，嘴里还会啧啧有言：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菜了，好吃！真是好吃！全没有

了美食家们平常点滴入口、慢慢品味的风雅姿态。

开封人吃的是家常，就是最平常的原料做出来的。据内行人说，最不好做的就是家常菜。我曾经看过《开封商业志》，说豫菜大师苏永秀能用简单的豆腐做出60多种菜。开封这地方不临山不靠海，自然资源自然要少，用开封话说“吃过大盘荆芥”的开封人便把智慧投入到了细微。比如最早时候，开封油条都是双批的，拧成麻花一样，如大多数地方的油条，后来，在开封出现改良的单批油条多了起来。双批的比较容易炸得焦一些，有的人喜欢炸得焦的，甚至有人专门要吃回锅的油条，就是开封人说“筋”的那种。曾经流行过一种很细的六批油条，比馓子粗不了多少，专供夹在烧饼里。比如烧饼，烧饼一面粘芝麻，另一面不黏，一面比较松软些，一面比较焦脆些，中间还有一块香香咸咸的“舌头”，这“舌头”现在开封的很多烧饼都没有了。胡辣汤人们知道的可能多为逍遥镇的，可开封的胡辣汤有开封的特色，开封比较有名的是州桥的胡辣汤煎包，州桥的胡辣汤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只有粉条和面筋，只是汤是炖出来的，所以很香，再配上煎的又焦又香的煎包，所以吃起来特别有味道。喜欢吃辣的就自己加辣椒，再浇上少许醋，酸酸辣辣的很有味道。

身处开封，谈起夜市中的小吃，自然值得夸耀一番，不仅夜市的肇始源于宋代的都城汴梁，而且，夜市形成以小吃为主的格局，开封也是旦开风气者。起于宋代的夜市，曾是都城汴梁的一大特色，其盛况而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东京梦华录》卷三之《马行街铺席》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之描写。当时的夜市，集中在州桥附近，俗称州桥夜市，内容决非今天的小吃的汇集，而是民间经济往来的繁华舞台，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无论规模的盛大，还

是时间延续之长，皆非后来者所能比拟。

鼓楼广场是最大的夜市所在地。鼓楼广场，说是广场，实际也就是百米方圆，它位于开封城的中心，旁边就是这座城市繁华的商业区，通宵达旦，热闹异常的小吃夜市是开封这座古城的一大特色之一。入夜，广场犹如璀璨的星空，在这片灯火和嘈杂声中，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打着古老招牌的传统小吃，统一规格的小吃货车整齐地排列在饮食区内，高吆低喝、悠扬婉转的叫卖声和餐具的碰击声，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使广场成为开封不夜城的聚光点。在这里走一遭，让人不禁惊叹这里的热闹和繁华，也必定会被各色的小吃馋住，挪不动脚。有一些郑州、新乡、许昌的朋友，乘着夜色，从高速公路上驱车几十公里，来鼓楼吃夜市，然后再返回。虽然加上过路费 etc 比当地并不便宜多少，可他们玩的就是心跳——吃得过瘾。可见鼓楼夜市的感召力。

鼓楼夜市小吃的品种繁多，味道各异，可供人们选择的余地很大，无论来自江南江北，皆可找到所属的心仪。再加上价廉，因此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大。有老开封人喜欢的黄焖鱼、馄饨、火烧夹羊肉、油茶、豆沫、胡辣汤，也有年青人喜爱的杏仁茶、八宝粥、冰糖红枣、花生糕等。包子要数开封灌汤小笼包，是开封历史悠久的名点之一。它是由北宋时期有名的“山洞梅花包子”演变而来，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以小巧玲珑、皮薄馅多、灌汤流油、鲜香利口而驰名。夜市上的凉粉摊很多，“老开封”吃凉粉颇有讲究，红薯粉、绿豆粉做成的凉粉，切成薄片，加入豆酱、辣椒、葱、姜和蒜，用香油炒制而成。入口热鲜香嫩，凉粉滑嫩不碎，素有“凉粉管炒”之美誉。曾数次赴国外表演，大受欢迎。若炒得不黄不焦，“老开封”是不会满意的。说到炒凉粉就不能忘了开封的烧饼，拿一个焦香酥脆的

烧饼夹着炒凉粉，那味道真叫一个好！黄焖鱼采用精选草鱼、小鲫鱼为主料，经炸制后，佐以数种大料，卤汤焖制而成。鱼鲜味美，汤料五香，食后回味无穷。

夜市的小吃，还有分区经营的特点。如果想喝鸡血汤，可以到自由路口，那里有几十个摊点供你选择。北道门以烧鸡和牛羊肉为主，鹌鹑市的炒凉粉最有名，午朝门的馄饨摊最多。风味小吃入夜上市，通宵不断，人们下了夜班或在街上散步，大都有品尝小吃的风俗习惯。无怪乎到开封游览的中外宾客吃过夜市的小吃之后，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观名胜满目生辉，食风味余香在口。”

在很多城市，夜市并不是这个城市性格的一部分，开封则不然。开封夜市包含着大宋遗留的千年基因，它是开封人生活的一部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平民化小吃的舞台就是露天夜市：“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连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在《开封旅游文化丛书·序》中是这样写的。这时候，清脆悠扬的叫卖声，拉你回归尘世。在盛叹口味之佳在你想象之外，羡慕当地居民有如此美味，真想长住此地了。不仅物美价廉，而且品种繁多。

许多开封人爱逛夜市和市集，我想大概也和我一样，因为夜市中那种弥漫着的当地情调，那股生气勃勃、无拘无束的生活气息，那种嘈杂中透着的人性味和草根气息，是由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不知不觉间形成。大美食家蔡澜说过，他回到南洋，就在街边小吃摊上大吃。有熟人见到问他你这样的大美食家怎么也会到这种地方吃啊，他说“我吃的是乡愁”。开封人应该说“我吃的是文化”。

责任编辑 贺建军